

死的舞蹈

新文學叢書之一



三九〇三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972502

881.355
4224.2

复旦大学图书馆

新文學叢書之一

死的舞蹈

吳仲雲譯

(瑞典) 斯特林堡

Strindberg, A. (原译)

1934

史特林堡

Rw154/11

上海
大東書局
行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死的舞蹈（全一冊）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者 吳伴雲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本書校對者朱晉材）

史特林堡評傳

譯者

——代序——

(一)

“It 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 there……
The lard's sharp feather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
The ancient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less as I"—Thomas Hardy.

是人類史上的一個那麼混亂，那麼肅殺的季候——

天空中滿佈着大塊的雲。風停息了，樹兒筆直地挺立着動也不動。許多無名的小雀子也終止了牠們的鳴聲，輕輕不知飛向那裏去了。只有幾隻大的烏鴉，張着翅兒在樹梢盤桓着，那穿過樹林的沙沙的聲音，似乎是在告訴我們大難快要到來的樣子。天空顯得特別陰黯，緊緊地壓在我們頭上，幾乎使我們的呼吸都感受很大的困難。大地快要炸裂似的，整個的宇宙充滿了死的空氣。陽光是早已躲到雲堆裏去了。

這是暴風雨的前夕，是秋冬常有的可怖的季候，季候是循環地轉變的，春，夏，秋，冬，這樣循環不息地轉變着，而給予我們的，自然也是不同的循環的景象。春天是愉快的，夏天是熱烈的，秋天是肅殺的，冬天是冷酷的。人

的環境也不是同樣的，尤其是偉大的藝術家們。莎士比亞有莎士比亞的世界，雪萊有雪萊的世界，高爾基有高爾基的世界，史特林堡有史特林堡的世界。他們的世界各有不同，反映到他們的思想，生活，和藝術諸方面也不能一樣，在時令上，史特林堡是秋天的或是冬天的，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作品都籠罩着肅殺的冷酷的陰影。正如詩人哈代在前面所引的那首詩裏所說的：“It 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 there……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less as I.”

『甜的味兒是如何的淺，辛酸的，是怎樣的深沉！』是的，喜劇總是淺薄的，牠決不如悲劇那樣深沉，那樣耐人尋味。我們看莎士比亞的喜劇，好像服了一包清涼劑，然而也只是清涼劑而已，過後便什麼都沒有了，有的，那不過是一個模糊的影子，一些淺薄的餘味罷了。悲劇却不是這樣。我們看了，牠決不會使我們有如坐在醉人的春風裏啣着一枝雪茄那樣舒暢，那樣飄灑。

牠所給予我們的是一些不舒服的感覺，使我們心裏常常不安，常常透不過氣來，而有以要破霧圍而出似的。僅是給人一些舒服的感覺的，決不是偉大的作品。古今來許多的偉大藝術家那個不是悲觀的天才，而他們的作品所以能永垂不朽，又何嘗不是他們把『思想運用到人生上去』“Application of idea to life”，又把『人生反映到藝術上面』而成爲悲觀主義的作品原故？『沒有悲觀的天才的呼聲，決不能產生出樂觀的世界來，』松浦一的話是不錯的。我們的史特林堡便是這些悲觀天才中最偉大的一個。那是必然的，史特林堡所處的時代是那麼一個沉悶的混亂的大時代，是法蘭西革命後全歐洲——不，全世界，都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黑暗的時代，藝術家的他，時代的使命已經決定了要他用他的天才的手腕來描畫出社會的黑暗和人類的虛偽來的。他的戲劇多是悲劇，多是悲觀主義的色彩很濃厚的作品，正如他的整個的人生一樣，雖然也有很少數的喜劇，然而那是偶然的，其中的悲觀主義的成分

更是濃厚。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社會，我真不相信如果還有所謂樂觀主義的人們。也許有的，但我決不承認是具備了真的靈魂的人，也許是所謂俗物吧。正如托爾斯泰所說：『沒有誰個不覺得這世界是一團灰土的，除非他是俗物（Philistine）。』俗物之所謂樂觀也者，有如『骷髏面上的微笑』，不久，這微笑也就會漸漸地在墳土中消失了。

(11)

奧古斯·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是在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於瑞典的斯托柯爾姆 Stockholm。父親 Oskar Strindberg 原先是個商人，在史特林堡沒有出世以前就失敗了。後來又經營航業，而且得着了相當的成就，然而這種成就是迂緩的，微小的。因此，史特林堡的幼年完全是在貧苦的環境中過活。在他的小小的靈魂就這樣伏下了悲愁的種子，他的性情從小時候

起就是這樣憂傷這樣陰鬱的。母名 *Elenora Ulrike Norling*，曾在旅館裏充當下女，也是貧苦階級的出身，在沒有生史特林堡以前就有了三個孩子。史特林堡是第四個兒子，是在他們正式結婚兩個月後就生下來的。以後又生了好幾個，但大半都沒有養活就灰殤了。在這樣貧苦的環境裏，這樣被稱爲『孩兒們的地獄』“*The hell of all children*”的家庭，陰暗，灰黑，沒有陽光，沒有愉快，永遠是像秋天一般的肅殺，冬天一般的冷酷，十一個人和囚犯似的擠在三間屋子裏，這樣有如一座古墓，一所監牢似的家庭，天才藝術家史特林堡的悲觀主義的人生在這裏就孕育着很深的種子了。

史特林堡的天才是先天的，如他自己所說，是生而知之的。他的祖父，*Nacharias Strindberg* (1758—1829) 原來就是一個有戲劇天才的人。他的母親，雖然是那麼一個微賤的婦人，而從她的性情和血統裏所傳給史特林堡的聰明，使他從小就有敏銳的神經，那是不可諱言的事。他八歲的時候，就和一

個女孩發生戀愛，因為有許多困難幾乎使他自殺。雖然戀愛失敗了而自殺又沒有成功，然而，從那時起，在他心裏就永遠萌着自殺的念頭了。

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又逝世了，這在他確是一樁很大的打擊，一年以後，他的父親又續絃了一位夫人，是他以前的管家婦。這樣，史特林堡在家裏更加孤獨起來了。他的早年的學校生活也是不幸的，然而他求學的精神確是為一般人所不及。他很小就研究自然科學——如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之類——雖然他以後是個終生獻身於藝術的人，他的思想從小就受了科學的洗禮。這是不足奇的，史特林堡原來就是個多方面的天才。他的天才決不為藝術的範圍所限制。我們只知道他是個天才的藝術家，但我們決沒有想到他還是個科學者，哲學者，歷史學者，而且，他還是個偉大的社會革命者。史特林堡便是一個這樣的怪傑，一個這樣非常而又非常的偉人！

誠如他所說：『人生是一種每天緊壓着我的可怖的重負』這種重負在一

般人是會感着極度的不安和疲倦的，而他却永遠是那樣沈默地擔負起他的偉大的使命向着漫漫的人生的長途走去。他是不會疲倦的，正如崇高的但丁之不會疲倦一樣。他們都抱了下地獄的決心，爲的是要尋求神，尋求真理，尋求他們的 *Beatrice*。但他和但丁不同的是：他所尋求的是神 *God*，而被他所尋求出來的却是魔鬼 *Devil*。在他的地獄 *Inferno* 裏，他曾這樣寫着：“*To search for God and to find the Devil! That is what happened to me.*” *God* 和 *Devil* 是他的人生的兩大動力，是他的藝術的兩大原素。我們只要從他的藝術，他的人生。甚至於他的嚴肅的臉龐上，便可以尋出很清晰地描畫着的 *God* 與 *Devil* 的鬭爭的痕跡和色素來。

史特林堡的大學生活是始於一八六七年，那時他才十八歲。在他沒有 *University of Upsala* 以前，他曾爲人家的家庭教師，他在大學的學費便是爲教師時的剩下的很少數的收入。他在大學的生活是極其窮苦的，住在一個樓臺

上，當嚴冬的時候，風吹着，身上穿着破舊的衣服，不但是沒有錢買書，甚至連買木炭的錢都沒有。在他的死的舞蹈一劇裏，他曾藉阿麗絲 Alice的話這樣地寫着：

阿麗絲：生長在一個窮苦的家庭裏，又有許多兄弟姊妹們，父親又是一個無用的人，這樣，爾加（自然是指作者自己——譯者）便很早就要教課來供給家庭了。一個青年要犧牲他應有的青春的愉快而贍養許多不是他所生的孩子，這實在是困難的事。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時，我看見他，一個青年，在那溫度降到冰點以下十五度的嚴冬還沒有穿一件大衣——他的妹子穿一件粗毛布的外套——那確是很好，我佩服他……

這樣，在生活的巨魔緊緊地抓住了他的時候，他不得不忍痛地暫時輟學了。回到斯托柯爾姆來，在一個富有的猶太的醫生家裏做教師，那時，他對於醫學也發生了相當的興趣。但因為環境的驅使——環繞着他的都是些藝術家

，音樂家，戲劇家——他又不得不轉變他的思想的方向，而思有以致力於戲劇了。他熱烈地渴望着做一個伶人，起先，當 Dramatiska Theatre 表演殷生 Bjornson 的 “Mary Stuart” 的時候，他飾一個只要說一句話的公爵。後來他又離開了那裏，以教書來維持他的生活，然而那樣枯燥無味的的生活幾乎使他苦悶得要自殺。他是很失望的，他覺得演劇的企圖是失敗了，同時，他對於自家的藝術天才也漸漸地懷疑起來。他覺得有一種創作力在推動着他似的——然而他不能創作什麼，缪茜 Muse 已經沈默着了。但是，有一天，這在他自己也是很驚異的，當他靜靜地躺在沙發上的時候，一種靈感支配着他的全身，他的腦膜上幻出了許多舞臺上的形象，憑着他的創作的天才，他抓住了這種剎那間的靈感，在兩小時內便寫出了一部兩幕的喜劇來。四天以後他便完成了他第一次的處女作了。這便是他的藝術的開端，也可以說是他的人生開端。史特林堡自己也知道這是『他的靈魂得救』“Saved his soul”

alive”的徵象了。

從那時候起，他的創作生涯便開始了。兩月之內，他寫了兩部喜劇，一部詩的悲劇《Hermione》，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戲劇的天才。他又回到 Upsala 大學來，繼續他的學校生活。一八七〇年他寫了獨幕劇在羅馬《In Rome》。曾於是年八月在斯托柯爾姆的 Dramatiska Theatre 公演。接着，他又寫了法外人“The outlaw”，是受了般生的影響的。這劇很受國王查爾斯十五 King Charles XV 的讚許，而且每年給他瑞金八百元的獎金。

這樣，生活既不會發生大的恐慌，他便可以專心致力於學問了。除了努力於學校課程以外，他還探討當代學者的學說，如達爾文的進化論，Kirkegaard 的“Either-or”，尼采的超人哲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些都影響於他的思想不小。尤其是 Kirkegaard 和尼采的哲學，在藝術方面使他有『爲人生而藝術』“Art for life's sake”的主張，在人生方面使他形成悲

觀主義的人生觀。他受馬克思學說的影響也不小，他的英國文化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一書就是根據唯物史觀的論斷而寫成的。自然，影響於他的人生最大的還有哈爾曼（Edvard Von Hartman）的無知哲學（Philosophy of Unconscious），他把人生看作一種災難的綜合。他說：『生命之於人們，有如一幕可怖的惡作劇』（見死的舞蹈），正如蕭伯納在他給托爾斯泰的信上所說的『宇宙不過是上帝的惡作劇』一樣。這都是太把人生看透了的原故。哲學家 and 藝術學的人生的結論多是空虛的，悲觀的。實在，人生也就只是這麼一回事，你要更深地去追尋牠，你就可以發見牠是更空虛，更無止境。但是也正爲了這個原故，我們要追求，要戰鬪——厨川白村說：『人生就是戰鬪』。史特林堡的歷史，就是一部人生的鬪爭史。他說：『我在人生的大而且銳的戰鬪中，發見了人生的喜悅。我的喜悅，是生而知之，同時，是學而知之的。』史特林堡所崇拜的小說家是露俄和狄更生。還有龔果爾兄弟

(The brothers de Goncourt)，宋思退夫思基，般生都直接或間接影響於他的作風很大。自然，他的最大的收穫還是戲劇方面，而北歐文壇的巨擘易卜生氏又是影響於他的戲劇最深的人。後來，因為國王之死，停止了他的獎金，這對於他的經濟當然影響不少，而他的大學生活也就從此結束了。

(二)

他的第一部歷史劇“Master Olof”是一八七二年寫的，那時候他才二十三歲。這劇共分五幕。其中的要角 Master Olof, King Gustavus Vasa, 和 Gert the Printer, 正是代表當時的三個典型人物。國王 Gustavus Vasa 是個機會主義者，Master Olof 是個理想主義者，印刷工人 Gert 是個能說不能行的人。這劇原先的題目是叛逆者 “The Renegade” 一直到他結婚後的一八七八年才出版。

他是一八七七年結的婚。在他沒有結婚以前，他在皇家圖書館做職員，在那裏他得了一個自由研究的機會。他研究法國盧梭的學說，這在他的自由思想的主張上建立了一個基礎。他又研究中國的語言和學問，並且寫了一篇關於十八世紀中瑞關係的論文，這使他得了很大的榮譽，法蘭西學會 French Institute 和俄羅斯地理學會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都承認他為他們的會員。

他的夫人 Baron Wrangel 是個有夫之婦，是和原來的丈夫離異後而和他結婚的。結婚的初年自然給他許多愉快，而且在各方面激勵他，正如他所說的，他那時是生活在「一種『幸福的愛的國度裏』」。他的第一部小說紅屋 "The Red Room" 是在他結婚後的第二年出版的，描寫當時文人和藝術家的生活，其中充滿了「火」與「力」。紅屋 是在斯托柯爾姆的一家小酒店，是那時候新聞記者，藝術家和文士聚首的地方，那兒有藝術家的靈魂。那